

人工智能投资热放大金融风险

这段时间,无论是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还是金融市场的跌宕起伏,都在警示人工智能(AI)投资热可能带来的风险。全球市场对AI增长叙事的关注正在转向对AI投资热放大金融风险的担忧。

6月底,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年度经济报告》中警示,AI领域集中过度的资本投入,已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突出风险点。报告认为,由市场主导权竞争驱动的AI投资热潮在推高电力、芯片等要素价格的同时,更可能因生产率回报滞后引发资金快速撤离。这一预警在7月底得到市场印证。韩国股市出现大幅下跌,主要股指两次触发熔断机制。由于韩国的大型半导体企业深度参与全球AI硬件供应链,市场的剧烈震荡也在印证投资过热背后的脆弱性,AI投资热正在转变为影响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变量。

当前,海量资金流向了数据中心、高端芯片和电力设施,AI投资热正在迅速吹大债务泡沫。据美国媒体报道,Alphabet、亚马逊、Meta、甲骨文、英伟达和SpaceX等被市场归类为“AI超大规模计算商”的科技公司,今年已在全球债券市场累计发行约2440亿美元债券,较去年全年的1080亿美元增长了一倍多,2024年该数据仅为170亿

美元。7月中旬,摩根士丹利数据显示,超大规模云计算商的整体杠杆率已从2025年三季度的0.9倍上升至目前的1.8倍,仅用两个季度便实现翻番。分析师预计,到2027年,几大巨头的AI相关资本支出将达到1.1万亿美元,占美国预计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3.2%。

AI投资热也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并成为推升通胀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集中爆发的采购需求,直接推高了电力、芯片及相关设备的价格,进而成为推升通胀水平的“助推器”。7月8日,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日至17日的会议纪要显示,决策者对通胀的担忧加剧,认为通胀率持续上升且仍远高于2%的长期目标。其中,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均有所上升,升幅主要归因于关税的持续影响、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相关的供应链中断,以及强劲的AI相关投资所带动的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旺盛需求。

有分析认为,在当前AI领域投资热中,出现了云厂商注资AI实验室、实验室再以算力采购形式回流资金的循环往复,这种复杂的财务关系使得真实的风险难以被看清。类似局面与西方历史上几次投资过热有相似之处,比如历史上的运河建设热、铁路建

设热以及互联网泡沫时期。其共同特征是,一项技术突破吸引了远超商业回报所能支撑的资本涌入。若AI带来的效率提升未能如期兑现,融资收缩的速度将远快于物理设施的建设周期,进而沿产业链形成跨区域的连锁冲击。

韩国市场近期的表现,为这种风险提供了现实参考。作为全球重要的AI投资热度风向标,韩国股市在7月底遭遇了剧烈震荡。7月28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大跌超8%并触发熔断,收盘跌幅达10.84%。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这两家占据股指过半权重的芯片龙头企业分别下跌超过13%和14%。据韩国交易所统计,当天外国投资者在KOSPI市场净抛售约4.99万亿韩元。对处在AI产业链上游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与全球科技投资的波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旦投资减少,这些国家的出口和金融市场会受到直接影响。

倘若AI投资出现趋势性收缩,其外溢效应将远超科技板块本身。首先,硬件需求的断崖式下滑将直接冲击如日韩等出口型经济体的贸易收支,导致经常账户恶化。其次,随着企业盈利预期下调,相关债券的信用风险将重新定价,威胁信贷市场稳定。最后,由于科技股权重在全球养老金及共同

基金中占比较高,资产价格的剧烈调整将通过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韩国股市短期内从暴跌到反弹的极端波动表明,在高杠杆与高集中度背景下,市场自我修复的能力减弱,资金流动的羊群效应极易引发系统性震荡。

AI投资热潮不仅削弱了全球抗击通胀的成果,更在金融体系中积累了隐患。各国决策层及市场参与者应超越对企业宣示性投资规模的关注,转而密切监测算力利用率、电力消耗弹性及企业自由现金流等先行指标。唯有识别泡沫、防范风险,才能确保技术创新真正转化为惠及全球的长期增长动力,而非下一次危机的导火索。



□ 杨啸林

世经述评

欧盟对华政策摇摆折射焦虑心态



要成为有力的“棋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上台后,这一诉求变得更加迫切。美国频繁对欧发动“贸易战”,毫不掩饰其以邻为壑的经济民族主义,“盟友”沦为赤裸裸的利益竞争者。欧洲不得不重新审视对华关系,加强与中国合作,不能把鸡蛋全放在美国这个摇晃的篮子里。

然而,愿望与现实之间横亘着巨大鸿沟。欧盟在政治、安全、能源等领域对美存在结构性依赖,使其难以形成独立连贯的对华政策,往往在美国压力下摇摆不定。更关键的是,欧盟长期将对华政策“外包”给华盛顿,领导层深度接受了美国“新冷战”战略叙事。即便如今高喊战略自主,其对华政策仍难以跳出美国的框架——更多的是将美国的倡议重新包装成自己的战略,错把模仿当方向,甚至效仿美国挥舞关税大棒,酝酿欧洲版“301条款”。结果是,欧盟既难以缓解对美依赖持续加深的趋势,也回应不了中国对公平合作的期待,在追求战略自主的路上陷入更复杂的博弈困局。

纵观欧盟的种种“纠结”,折射出的是全球秩序深刻裂变下的深层焦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全球产业分工重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逐步积聚起产业优势。面对这一变局,长期占据全球产业链顶端的美欧发达国家日益焦虑,刻意忽略自身结构性问题,将新兴市场国家的正常发展视为“冲击”和威胁。欧洲曾以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旗手自居,如今却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步步退向保守——其困境根源不在于所谓的“中国冲击”,而在于竞争焦虑之下,对自己逐渐失去了信心。

这种左右摇摆的做派,无助于欧洲解决自身困境,反而不断消耗中欧互信,抬高了对话合作的成本。中国始终将欧洲视为真诚伙伴,乐见欧洲朋友走出保护主义的“小阁楼”,到中国市场的“健身房”里强筋壮骨、提升竞争力,在服务贸易、科技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开拓合作空间。但这种善意并非没有底线——任何损害中国企业合法利益的单边措施,都必将遭到坚决反制。

欧盟与其在“去风险”与“脱钩”之间进退失据,不如以坦诚、务实的态度与中国坐下来

沟通。中欧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完全可以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当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已经落地,为解决难题搭建了现成的制度化平台。这正是双方管控分歧、重建互信的重要契机。期待欧方尽早放下内心的纠结,拿出真正的诚意,通过务实协商寻求均衡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在良性互动中实现动态平衡,在合作共赢中走出一条经得起风浪考验的成熟之路。

“全球能源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增多。但是,沙特阿美始终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潜力充满信心,将中国视为长期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阿美亚洲总裁赛乐·扎伊德近日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近年来,全球能源巨头沙特阿美不断扩大在华业务布局。目前,公司参与的在华投资项目总规模超2400亿元,其中沙特阿美投资超900亿元。迄今为止,沙特阿美及其关联企业已在中国设立9家合资企业。

赛乐·扎伊德表示,中国市场对沙特阿美的重要性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能源和化工产品消费市场,是拉动需求增长的重要引擎;第二,中国是沙特阿美推进一体化下游业务发展的重点投资区域;第三,中国是沙特阿美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合作伙伴。

“中国经济拥有强大韧性和发展活力,具备完整的产业体系和稳定的政策环境,为双方持续深化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广阔空间。”赛乐·扎伊德说,沙特阿美与中国的合作正加快向未来产业和前沿技术领域拓展,双方合作范围从上游原料供应不断延伸至下游化工、先进材料等全产业链领域。

赛乐·扎伊德表示,沙特阿美高度重视与中国企业深化产业合作。2024年,沙特阿美与中国建材集团签署了为期5年的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潜在合作领域包括风力发电机叶片、氢能储罐和低碳建筑材料等。沙特阿美还与中国建材集团旗下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共同设立非金属材料创新中心,推动加快非金属材料 and 低碳材料创新研发,促进相关成果在建筑与建材行业中应用。

中国已经成为沙特阿美全球创新与研发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赛乐·扎伊德介绍,沙特阿美北京研发中心是公司开展科研合作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平台。公司与中国领先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保持密切合作,在地质、地球物理、先进油田化学品、炼油化工和可持续运输等领域开展联合研究与技术开发。

2007年,沙特阿美与中石化等公司携手,在福建建立两家公司合资公司:福建联合石化和中石化森美。历经近20年发展,两家公司合资公司已成为沙特阿美与中外合作伙伴合资合作的典范项目。

赛乐·扎伊德认为,这些项目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几个关键因素:首先,合作各方建立了牢固的战略契合与互信基础,围绕保障稳定供应、推动产业升级和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目标形成了广泛共识;其次,两家公司合资企业充分发挥了各方优势,使企业始终保持较高运营效率、良好盈利能力和较强抗风险能力,能够平稳应对不同市场周期带来的挑战;最后,双方始终坚持本土化发展和长期投入理念。

赛乐·扎伊德表示,这些成功实践为未来能源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即坚持着眼长远发展而非追求短期回报,将企业发展战略与中国发展目标紧密结合,并持续深化全产业链合作。

展望未来,赛乐·扎伊德表示,沙特阿美与中国在多个领域拥有广阔合作空间,包括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蓝氢和蓝氨等有助于推动减排行业降碳的解决方案,以及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先进材料和化工创新技术。

“通过深化上述领域合作,沙特阿美希望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同推动务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解决方案,在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增强能源系统可靠性和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实现平衡,为构建更加富有韧性的全球能源体系作出积极贡献。”赛乐·扎伊德说。

本版编辑 刘畅 美编 吴迪

德国工业下行冲击奥地利企业

新华社记者 刘海燕

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海外需求持续走弱尤其是德国内需低迷,成为拖累奥地利工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德国车企与机械制造企业大规模降本裁员带来的产业下行压力正 toward 奥地利传导,使高度依赖德国市场的奥地利制造业面临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的风险。

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报告显示,2026年二季度,奥地利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零增长,工业增加值下降0.1%。裕信(奥地利)银行最新调查显示,7月,奥地利制造业出口订单指数跌至一年来低位,显示外部市场需求持续走弱。

奥地利与德国产业融合紧密,机械加工、金属制品、汽车配套等优势产业对德出口依存度尤其显著。奥地利经济研究所跟踪数据显示,奥地利近三分之一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流向德国市场,德国工业景气波动直接影响奥地利制造业订单冷暖。

奥地利制造业工会和奥地利私营部门雇员工会的产业监测数据显示,奥地利约有900家汽车配套企业、合计19万从业人员深度嵌入德系车企供应链。德国《工业杂志》月刊调研测算,共有135家奥地利企业直接向大众德国工厂供货,相关业务间接带动奥地利境内超6300个稳定就业岗位。随着越来越多德企压缩资本开支、削减外包采购,奥地利不少主营燃油车零部件的中小型配套厂商的新订单逐步减少。

能源成本高企、制造业向外转移、全球市场竞争加

剧与电动化转型巨额投入等因素叠加,促使德国工业企业加大降本力度,而汽车行业成为受裁员冲击最严重的工业部门。今年3月,大众集团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万个岗位。德国媒体近日报道,为降低成本,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个工作岗位。此外,博世、采埃孚等德国主要零部件供应企业正持续关停本土产线。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5月发布的行业统计,截至2026年一季度,德国工业就业岗位同比减少12.73万个,自2019年以来累计流失超过34万个岗位。

奥地利工业龙头企业率先感受到市场寒意。安德里茨集团7月初宣布,其旗下德国子公司舒勒将继续裁员约500人。该公司表示,汽车成型和电池生产设备需求疲软是本轮重组的主要诱因。这折射出当前欧洲汽车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整体降温。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外部产业收缩对奥地利的短期冲击集中在传统燃油车上下游产业链,中长期来看,压力或将传导至高端机械、金属加工等奥地利优势领域。

面对市场变化,不少奥企加快技术迭代,向轻量化材料、智能生产线、新能源配套赛道转型,同时积极开拓欧盟以外市场,以降低对德国单一市场依赖。奥地利经济界人士呼吁奥联邦政府优化产业扶持政策,助力本土制造企业推进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对冲德国工业下行带来的外溢风险。

(据新华社维也纳电)